

寻找卡拉

XUN ZHAO
KALA |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发表于国内诸多文学报刊的精选，并经数次转载，收录多种文学权威选集，曾获各种文学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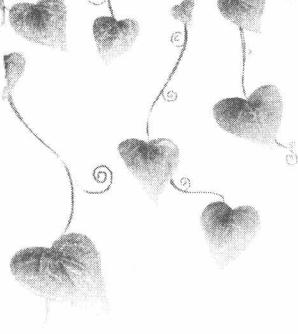
金帆 ◎著



YZLI0890145094



台海出版社



寻找卡拉

XUN ZHAO
KALA

金帆◎著



YZL10890146094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卡拉/金帆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141-911-8

I. ①寻… II. ①金…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235 号

寻找卡拉

著 者:金 帆

策划编辑:马 强 岑诗琦

责任编辑:王 品

装帧设计:小 梁

版式设计:晓武工作室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 - 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1/16

字 数:179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911-8

定 价:2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耐人寻味的作品

(代序)

刘孝存

在众多的“忆石”小小说中，有一篇耐人寻味的作品——《寻找卡拉》。这一小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卡拉”是某市20世纪70年代一位有名的诗人。某市作家协会原本主办一本很红火的诗刊杂志，后来改成了一本时尚类杂志。为此，诗人卡拉愤而离去，并从此失去踪影。时尚杂志越办越红火，销售量直线上升。杂志社有了钱以后，主编建议再办一个子刊。出人意料的是，主编想办的子刊竟然是诗刊。首先提出将诗刊改为时尚杂志的是这个主编，如今要办诗刊的人还是这个主编。问其所以然，主编实言相告：当时改刊是被逼无奈——销量大减，入不敷出，不改刊编辑部的人都要失业。办诗刊得懂诗的人来主持，主编想到的人选再一次出人意料——卡拉。当年因改刊与主编吵得最凶的就是卡拉。主编把寻找卡拉的任务交给了“我”。受命的“我”四处寻找，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卡拉的踪迹。后来“我”在街头遇上一个三轮车车夫招揽顾客，听声音很熟，于是“我”叫了车，却发现车夫有点像卡拉。只不过，“我印象中的卡拉老师是很白净的，眼前的车夫脸像涂上了一层炭那么黑，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虫子在爬动着。坐上车以后，“我”忍不住问：“老伯，你认识一位叫卡拉的诗人吗？”车夫许久才回说：“认识！卡拉早几年前就死了。”这时候，“我”已经认出眼前这车夫就是当年的诗人卡拉。“我”说明了寻找他的来意，卡拉却头也不回。“我”回去复命，对主编说：“卡拉老师说，卡拉早几年已经死了。”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它象征性地概括了二十几年前或十几年



寻找卡拉



前确实发生过的文化现象。诗歌，也就是“朦胧诗”最红火的一段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期，那也是短篇小说的“黄金时期”。那时的文学期刊包括诗刊，都办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那时一个短篇小说、一首诗都可能使作者一举成名，作家、诗人在社会上受到了众人的追捧。各种期刊，包括中央级的、省市级的、地县级的，纷纷刊登小说，报纸副刊也不例外。“文学热”是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改革大潮一浪接一浪，生活的道路越来越宽广，各路人马纷纷“下海”，一些诗人、作家也耐不住“万元户”的诱惑。潮流变了，“文学”不再是热点，多数期刊的发行量每况愈下，一些报纸的文学副刊也被砍去，代之以流行的时尚娱乐和衣食住行的专刊、专栏。特别是一些文学类的地方刊物，举步维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生存，许多刊物改为时尚杂志、实用杂志，或者改版里面何小学生或中学生的杂志。应该说，这就是小小说《寻找卡拉》中诗刊改为时尚杂志，诗人卡拉愤而离去的社会背景。

如果这一作品仅瞄准改刊的过程和诗人与力主改刊的主编发生激烈冲突，则成为另一个作品，也许就少了耐人寻味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改刊以后有了钱，再办子刊的时候，主编提出的是诗刊，而且请诗人卡拉回来。这里的信息是，主编不是一个不懂文化重要性的人，也不是一个刻意扼杀文化的“刽子手”，他当时只是出于无奈——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追求“精神食粮”。主编和诗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实用”和“理想”、“物质”和“精神”的冲突。从生存和物质基础的角度来看，主编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他被“实用主义”驱使着，使他不去想“精神文化”一旦被搁置、被抛弃，那就会形成文化断档和精神空白；人才难得，一旦废弃，不仅很难恢复元气，而且很可能被“扼杀”。《寻找卡拉》寓意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毫无疑义，一篇具有时代概括力和历史穿透力的作品，当然是小小说的力作。

（刘孝存，笔名柳村。副编审。北京地方志学会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2年，任《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一分钟小说”编辑；历任《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编辑、编委，

《报告文学》杂志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传记文学》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副编审。主要作品：文学理论：《小说结构学》；中短篇小说集：《学生从远方来》；散文小说（小小说）集：《红气球·蓝太阳》；散文随笔集：《秋虫交响乐》；长篇历史随笔：《光绪三十一年》；长篇小说：《西伯与商纣》；长篇传记文学：《史沫特莱的故事》；长篇纪实文学：《婚恋家庭大趋势预测》；文化专著：《周易与人生谋略》、《中国神秘言语》、《姓名·属相·人生》。)



寻找卡拉



| | |
|-----------|----|
| 寻找卡拉 | 1 |
| 寻找邦达草 | 4 |
| 那一米阳光 | 7 |
| 为你数一辈子豆子 | 10 |
| 石头的声音 | 12 |
| 聪儿的爱情 | 16 |
| 被风吹走的夏天 | 19 |
| 会一直幸福下去 | 21 |
| 临街的窗 | 24 |
| 马小刚的幸福生活 | 27 |
| 我那无法安放的青春 | 30 |
| 小镇里的一位老鞋匠 | 34 |
| 军人的气节 | 37 |
| 老兵 | 41 |
| 小食店门口的老头 | 43 |

目
录



| | |
|-----------|-----|
| 地铁口的老太婆 | 46 |
| 爷爷的遐想空间 | 49 |
| 父亲的果林 | 51 |
| 白发、黑发 | 53 |
| 榕树下的守候 | 55 |
| 祥子回来了 | 57 |
| 绣花鞋 | 60 |
| 旧挂历 | 63 |
| 村长、叔 | 66 |
| 舞 者 | 69 |
| 变异的猫眼 | 72 |
| 夜半遇鬼 | 76 |
| 死 鬼 | 80 |
| 邻居的哭声 | 83 |
| 请系好安全带 | 86 |
| 撞 猪 | 89 |
| 你给我小心点 | 92 |
| 假画骗死“二世祖” | 94 |
| 王小卫砸缸 | 98 |
| 理 发 | 102 |
| 常回家看看 | 106 |
| 黄 酒 | 109 |
| 笠 麻 | 111 |
| 阉 菜 | 114 |
| 小桥、流水、人家 | 117 |

| | |
|-----------|-----|
| 时间锁 | 120 |
| 1988 年的单车 | 123 |
| 第二次握手 | 127 |
| 乡 愁 | 129 |
| 仙桥遗梦 | 132 |
| 一个人的村庄 | 136 |
| 听一听《二泉映月》 | 141 |
| 假 钞 | 144 |
| 危 机 | 147 |
| 踩三轮车的日子 | 150 |
| 应 聘 | 153 |
| 搬 家 | 156 |
| 义 工 | 159 |
| 老乡、你好！ | 163 |
| 好友阿山 | 167 |
| 方有成的无奈 | 170 |
| 城市里的脚步声 | 173 |
| 诗人徐梦 | 177 |
| 小矮人的坚强人生 | 181 |
| 什么是坚强 | 185 |
| 工人阿全 | 188 |
| 麻辣烫 | 192 |
| 马 蹄 | 194 |
| 微笑也是秘诀 | 197 |
| 咱当兵的人 | 199 |



目
录





| | |
|--------|-----|
| 生锈的菜刀 | 201 |
| 谁偷了我的菜 | 204 |
| 我是你二大爷 | 207 |
| 小鹅上幼儿园 | 210 |
| 拯救我的孩子 | 213 |

寻找卡拉

卡拉不是狗，也不是卡拉OK，卡拉是位诗人。

卡拉是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诗人，当时在我们市里是位名人。卡拉写的诗非常有韵味，不像一般诗人写的诗。

市作协这样评价卡拉，说他的诗像一盘美食，色香味俱全。估计用美食来评论诗的人，也只有我们市作协主席，也只有卡拉的诗才会被这样评论。

后来卡拉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我们也几乎忘了有卡拉这个人，只有我们看到卡拉的诗的时候，才会想起卡拉。

卡拉失踪是有原因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市作协创办的诗刊红红火火的，但好景不长，没几年诗刊就改时尚类杂志了。卡拉是刊物改刊时失踪的，卡拉说：卡拉不是一条狗，不跟你们一起卡拉OK。

卡拉这句话是有双重含义的，但没人听懂这句话，刊物几个领导笑了笑说，卡拉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只是一盘菜。

后来，时尚刊物销售量直线上升，在全国时尚刊物中排名前十。杂志社有钱了，我们主编又想办一个子刊，主编说出这个建议时，我们都以为主编想弄个故事类的子刊。没想到主编的话吓了我们一跳，他说办一个诗刊。

我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谁不知道当时把诗刊改为时尚类杂志是主编的主意。主编后来的话让我们好感动，主编说，当时改刊也是逼不得已，再不改刊诗刊要倒不说，我们这一伙人都得失业。

主编说这些话时，很明显声音是带着沙哑的。我们也知道主编当时背负着种种骂名。



主编说，诗刊就找卡拉来当执行主编吧！他的诗很有灵性，我觉得他当执行主编肯定不错。

主编这句话又让我们震撼了一次！谁都知道当年他跟卡拉为改刊之事吵得最凶！

现在要找回卡拉，可现在谁也不知道卡拉去哪了，主编下了个命令说，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卡拉找到。主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主编说我暂时不用编稿子了，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卡拉。

卡拉也是我崇拜的一位老师，当年我写的诗也找过他帮我润色。我的处女作也是他帮我润色后发表的，心里暗下决定一定要找到寻找老师。

我先找到卡拉的原居住地，但一到那里早就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原先的一片片的破旧平房早就成了洋楼小区了。

我问一个保安认不认识卡拉这个人。保安想了想说，这小区没这个人，倒有几户人家的狗叫卡拉。

我气愤地吼了一句，卡拉不是狗！

保安不好意思地回答，没这人，别处找找吧！

没有卡拉的电话，也没有他亲人的联系方式，找卡拉似乎是海底捞针。几天了，我只是迷茫地在大街上四处游荡，想看看能不能在大街上碰见卡拉。

主编说了，再找不到卡拉就在日报登寻人启事，可见卡拉在主编心目中分量还是很重的。

又找了几天，该打听的打听了，该找的地方也找遍了，再没信心找下去了，我只好打道回府，等着挨主编批吧！

那天，我垂头丧气地在大街上溜达着，心里想，卡拉老师啊！卡拉老师！你在哪里啊？

就在这时，一位三轮车车夫叫住了我。说，喂！年轻人，打车不？我没有理会他，也没心情理会。

走了几步，突然想起刚才的声音很悉，我忙转过身对离开不远的三轮车车夫说，师傅！我打车！

这时我仔细看了车夫，发现他的脸形是有点像卡拉老师，但在我印象中卡拉老师是很白净的，眼前的车夫，脸黑的像涂上了一层炭，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虫子在蠕动着。

坐在三轮车上，车夫问我，年轻人，去哪啊？

到哪算哪吧！我顺口答道。

车夫笑了笑说，说个地点吧！你这样我不好算钱啊！

这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说，师傅，你认识一位叫卡拉的诗人吗？车夫没有及时回答，许久才说了一句，认识，卡拉早几年前就死了。

我问，他怎么死的？

被生活逼死的，他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也许卡拉真变成一条狗了。

听到这句话，我知道前面正努力蹬着三轮车的师傅就是卡拉老师，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了起来，我的内心无法接受眼前的车夫就是当年的诗人卡拉老师。

我沉重地叫了一句，卡拉老师！

这时车“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许久！卡拉老师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下车吧！两元。

这时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起来。我说，卡拉老师！任主编想请你回新办的诗刊当执行主编。

卡拉老师仍然没有回头，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当……当年的卡拉早……早就死了，我现在只是一名三轮车夫，我早已找不出诗的语言来写诗了。

听到这句话，我只好下车，给了卡拉老师两元钱。递钱的时候，我发现卡拉老师的表情很复杂，也许他一直努力在忍着泪水。

我回到编辑部，主编问我找到卡拉没有，我只答了一句，卡拉老师说，卡拉早几年前已经死了。



寻找邦达草

向东说心已死，人也不想活了！

向东站在大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浪花一次又一次打在石头上，浪花溅湿了他的衣服和眼睛，早已分不清脸上的是海水还是泪水。

向东最近真是倒霉透顶了，工作没了，女朋友也因此跟他分手了。女朋友跟他说，你这个人没有一点安全感。

向东气得当晚喝得叮嘱大醉，工作八年了，也苦苦经营了八年的爱情！真想不通老板这么不念多年老员工的情分，女朋友这么经不起世俗的诱惑！

向东想到了死，人死了啥也不会想了。他来到海边绝望地看着一望无边的大海，闭着眼睛正想跳向大海时，一位长者喝住了他：“年轻人，干嘛想不开跳海，大海胸襟虽然宽阔，但他并不希望你弄脏他的身体！”

长者留着长长的白色胡须，仙风道骨的样子。向东看见长者像遇见了亲人，把所有的苦水全倒了出来。长者听了笑了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真的想不开，建议你去唐古拉山找邦达草，找到那种草后，你就不会想不开了！”

向东不懂邦达草是什么草，想想自己反正要死的人，不如去找找邦达草，试试是不是真的像长者说的可以挽救自己绝望的心。

向东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又转了几次汽车，才来到了唐古拉山脚下的一一个小镇。向东有点受不了，海拔这么高，严重缺氧，听说这里海拔不到四千米，唐古拉山口更高，海拔 5231 米！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远古冰川纵横奔泻，正所谓“近看是山，远望成川”。



寻找卡拉



高海拔会使人产生明显的高原反应。向东是南方人，更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一到那边连呼吸都困难，只好住进了医院。那里的医生问他：“小伙子！你是来旅游的吧？你们南方人一般不适应这边的环境，在医院待几天，适应下气候吧！”

向东拿着氧气罩说：“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寻找邦达草的。”医生一听愣住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有人来唐古拉山找邦达草。

医生好心地说：“你在医院待着，我帮你去找邦达草，邦达草我熟悉。”向东想了想现在的身体情况，只好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医生一脸微笑地领来了一位中年人，中年人像唐古拉山的大多数人一样，脸通红通红的。中年人微笑地和向东握了握手。医生介绍说：“他！就是邦达草！”

向东一听愣了好一会，说：“怎么邦达草不是一种草吗？原来是人啊？”医生笑了笑说：“他是我们唐古拉山上的气象站的站长，也是我们所说的邦达草，如果你真想去看邦达草，跟这位站长去山上看看吧！”

向东听得一头雾水，真是山外有山啊！这都海拔快四千米了，还不算山啊！向东稍微适应唐古拉山的气候后，就跟随站长上山去了，向东说一定要找到邦达草，只有找到了它才能救我绝望的心。

向东跟站长爬了近一个小时的山，来到了全国海拔最高的探空站，那里严重缺氧，向东说一会话就得吸一下氧气。

向东问：“这里应该离天堂不远了？”站长笑了笑说：“你说对了！我们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这时向东才想起邦达草，说：“怎么不见邦达草呢？”站长笑了笑，在风向标下挖开了雪，不一会向东看见了绿绿的叶子，一片片极其普通的叶子。

向东感慨地说：“它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站长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活下来的！靠毅力吧！它们的生命力是顽强的，那些狂风暴雪对于它们来



那一米阳光

梧桐街是一条老街，听祖辈的人说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街里的石卵路有些已经长满了青苔，看样子现在很少有人经过这条街了。

别看梧桐街里都是危房破楼，在很多年前，这条街可是商业旺地。可惜，时事过迁，这条曾经辉煌过的老街，早已是人烟稀少了。

梧桐街的一砖一瓦虽然是陈旧的，但是建筑古相典雅，有些还能看见带有雕刻的窗花，是一条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商业街。这些对于摄影师浩子来说，可是一块摄影的宝地。说不定从这里拍摄的照片，哪天能获摄影金像奖呢。

浩子拿着相机四处拍照，拍了不少张，但浩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浩子一边想一边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浩子发现这条街虽然破旧了，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过往此地，过路人都喜欢盯着浩子看，浩子穿着很多袋子的衣服，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拿着长镜头的相机，这些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估计都是少见的新鲜事物。

当地人用纯朴的眼神盯着浩子傻笑，浩子就向他们微微一笑。虽然没有对话，但似乎早已在心灵上沟通了。

当浩子走到十字街口时，浩子发现街边有一位古稀老人摆着补鞋摊。老人的头发很白，像浩子老家哈尔滨下的雪。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一手拿着鞋子，一手利索地摇着补鞋机，咔嚓、咔嚓……修补着鞋子。枯燥的声音在寂静的深街中却变得像音乐般动听。

浩子一见这情景，会心的笑了。他忙架起了相机架子，迅速地装好相机，用镜头瞄准老人。正当要按下快门时，浩子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